

宜宾縣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宜宾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主編

宜 宾 县 文 史 资 料

(总第二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
四川省宜宾县委员会



书名题签：李半黎

封面设计：陈希淼

《宜宾县文史资料选辑》

主管单位：宜宾县政协

编印单位：宜宾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刷：宜宾县印刷厂 册数：700份

准印证：宜地文出（93）41号

1993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宜宾县文史资料》

第二十二期

编辑人员

主 审：徐金友

副 问：魏长青

主 编：黄锐林

编 委：李仲龄 黄元高 张德虎

7071/22

目 录

记郑佑之培养赵一曼	田若川 (1)
郑致远传	殷文介 倪良端 (9)
张 玲同志二三事	魏 杰 (24)
刘善彬事迹略	文史员 (28)
吕胜辉生平简介	李一萍 (31)
忆宜宾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	熊 楚 (34)
蒋介石宜宾受惊记	张 弓 (39)
蒋介石赴宜宾之谜	陈培万 (46)
战斗生活 成长岁月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回忆	王恒义 (50)
五年戎马生涯	韩愈华 (61)
唯愿马革裹尸还	
——记抗日军人唐 冕	肖仁鑫 (67)
白花征粮剿匪记	罗树君 (72)
高场区征粮剿匪的日日夜夜	罗树君 (85)
高场李石凡之死	左明辉 (94)
伍仁杰匪部覆灭记	冯 涛 (96)
奇袭高官冲	李映周 (100)
刀敢寺袭击战	李映周 (101)
白花场几次兵灾	李映周 (102)
乡公所遭抢 老“母猪”被劫	黄明清 (103)
忆青龙嘴事件	王宗贤 (104)
一日毙三“匪”	陈培万 (105)



明团暗匪 移祸于曹.....	唐光前 (107)
喜捷纵火案.....	李一萍 (108)
白花场九人头案.....	李尤金 郭川来 (111)
“重阳”轶事.....	李一萍 (117)
甲种公职候选人樊康腾.....	文史员 (121)
蕨溪区几件要闻.....	肖其明 (125)
长嫂当母.....	文史员 (127)
周洋钢巧戏周师长.....	黄明清 (128)
宜宾理发工人反侮辱斗争始末.....	左明辉 (129)
观音渡田会.....	宋泽光 (130)
永和凤翥两乡轶事.....	宋泽光 (132)
“牛喜儿”的传说与牛喜场的变迁.....	李一萍 (134)
蕨溪区集镇今昔.....	魏铁标 (141)
泥溪至文星河.....	王宗贤 (145)
十三年实现安边水电路三通.....	漆 方 (148)
闲话《三龙与二龙》.....	李一萍 (152)
石盘寺记.....	黄锐林 (158)
月波娘娘庙.....	陈思谔 (161)
泥溪半边寺.....	裴心寿 (163)
泥溪五碛.....	王宗贤 (165)
昔日普明寺.....	邹盛恕 (166)
宜宾锁江石.....	陈志敏 (168)
黄伞岩上的大标语.....	魏长青 (169)
蜀南黄山景观.....	王积熙 (172)
建国前县内的成人教育.....	李仲龄 (176)
观音镇兰亭图书馆简介.....	文史员 (177)

余宏文烈士创作的歌词·····	朱学章整理(178)
抗日救亡宣传唱词·····	郑易才 郑明吉提供(179)
文史资料座谈会有感《七律》·····	杨勋甫(181)
和黄锐林同志《七律》·····	魏长青(182)
寄语石盘寺《七律》·····	黄锐林(18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宾县第五届委员会主席、副	
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18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宾县第五届委员会	
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185)
编后随笔·····	黄锐林(186)

记 郑 佑 之 培 养 赵 一 曼

• 田若川 •

没有郑佑之，就没有赵一曼。在赵一曼青少年时期的成长过程中，郑佑之以他特有的革命家的气质、师长的尊严、大姐夫的爱心，陶冶着她的灵魂，影响着她的行为，在川南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轶闻佳话，颇具特色。

一、因材施教，重锤击响鼓

郑佑之1891年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青少年时期先后离家去荣县、自贡上学，受到留日学生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熏陶，民主科学知识大获进展。他博览群书，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逐渐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郑佑之开始在家乡兴办学校，宣扬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1922年郑佑之加入共产党后，即从事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的工作，他不仅是宜宾、荣县等地中共党、团组织的创建者，而且是四川早期共产主义先驱战士中的杰出一员。

郑佑之是赵一曼的老师，又是她的大姐夫。赵一曼是一个刚强的女孩子，爱与人争理，只要她认为有一点理由，一定要争赢。她非常敬仰郑佑之，在她的心目中，大姐夫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与其他老师不同，他不仅疼爱她，还见多识广，发现她书桌抽屉内藏着蝴蝶也不没收，还特别有兴趣地向她讲解这蝴蝶还是由毛毛虫演变来的，一棵草，一朵

花，一条小虫子，他都能讲出很多的学问。从郑佑之当上她的家庭教师的第一天起，她就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姐夫知道的东西全部学过手。每天晚上，郑佑之都要坐在桌子前看书，批改作业或给朋友写信。赵一曼也学着坐在一旁，完成当天的功课。

郑佑之对赵一曼的上进心很满意。但他知道，她毕竟是在糖水里泡着，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磨炼，做事、学习缺乏恒心。郑佑之针对她的个性，决定用重锤打响鼓，十分严格地要求她、训练她。一次，赵一曼正在书房做功课，忽然听见后山传来山羊叫声，她想到自己喂的羊要生小羊了，赶忙溜了出去。郑佑之立即赶上，在竹林里拦住她，对她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指出她已不是小孩子了，应该知道不专心读书的后果，并郑重地要她思考并回答：“今后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赵一曼挨了批评，一夜都睡不好。她思想在激烈的斗争着，她翻来复去地想得很多，也想得很远。……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妈妈经常受爹爹的气，姐姐也常受公婆虐待，赵一曼把这些同自己今后的命运联系起来，越想越怕，越想越气，越想越恨，恨这世道对女人不公平。第二天，她很早起床，把自己喂的羊送给了在厨房做工的“三婆”，主动向郑佑之承认了错误，坚定地表示从今后一定下决心读书，将来绝对不走妈妈和姐姐们走过的老路，要自己走出一条崭新的路，象大姐夫那样去抗争，去生活，做一个自己安排自己命运的新女人。

二、帮助自修、鸿雁释疑难

自修，是有志青年完成学业的途径之一。赵一曼在封建

礼教的压迫下失去了外出上学的机会后，郑佑之鼓励和帮助她在家里自修，继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1919年，郑佑之联络柳嘉附近8场绅士，创办了柳嘉乡高初两级小学，被推选为校长。以前同赵一曼一起跟郑佑之读书的弟弟和侄子，也随郑佑之上小学去了。唯有赵一曼失去了上学的权利。罪恶的封建礼教，把她严严实实地禁锢在地狱般的闺房里。

1921年冬天，赵一曼因为要求外出上学读书，同大哥吵得天翻地覆，气得大病一场。郑佑之亲自到赵一曼家，对她进行安慰，为她讲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故事，告诉她国家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赵一曼带进了一个火热的斗争世界。郑佑之还专门为她带来了全套的教科书和字典，让她在家里自修，并告诉她：“要改造社会，就得炼好本领。”经过郑佑之劝导，赵一曼又开始了有条理的生活。每天，她按时念书，做习题，写日记。她还逐渐学会了克制自己。每个星期，她都把习题、作文和日记托人带给郑佑之修改，不明白的词也用信纸列出来。不久，郑佑之就给她寄来一封长信或一篇文章，对她的作业加以批改，对她所列问题，逐一阐述、解答。后来，赵一曼学英文，郑佑之把一个一个字注上注音符号教会她拼读方法。郑佑之还把自己读高小时的算术笔记本也寄给了她，又替她在上海的函授学社报了名，学社给赵一曼寄来了讲义、算式、题解。在郑佑之的引导下，赵一曼重新步入学问的大门。

郑佑之在帮助赵一曼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启发她的革命思想。1922年，郑佑之又为她寄去了一批新书报，有《新青年》、《觉悟》、《妇女周报》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等，还有一些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小册子。郑佑之还在这些书报上，细心作上笔记，几乎每段都作了批语，

说明这一段的中心意思，阐明那些见解是不对的。赵一曼贪婪地阅读郑佑之寄来的书报。认真地领会批语的含义，把“剥削”、“剩余价值”等书本上的知识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逐步提高了革命觉悟。1923年，郑佑之介绍赵一曼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使她在人生的道路上，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此，赵一曼结束了多年的苦闷和彷徨，立志做中国女界的先锋。

三、支持抗争，反封建解放

郑佑之是赵一曼同封建礼教抗争的支持者和强大后盾。赵一曼同家长式的兄嫂的斗争，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开始，赵一曼为了出门读书，她接受了郑佑之的劝导，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给嫂嫂周氏带孩子，给大哥开的油坊记帐，企图得到哥哥和嫂嫂的谅解。可是一切努力全白搭，只要一提读书，兄嫂就翻脸，大哥还一口咬定，赵一曼所以要求外出读书是因为受了郑佑之的影响，得了“过急症”，他还公然跑进赵一曼的卧室，把郑佑之寄给赵一曼的书籍、报刊抱出来一把火焚了。另外，赵一曼的两个本家叔父，当着她的面表示同意她外出读书，背后在她大哥面前说女孩子出门读书辱没祖宗，责令她大哥要对她严加管教。赵一曼终于彻底认识了他们这伙封建卫道士的卑劣灵魂，她发誓要对专制的哥哥和本家叔父进行控诉，让他们接受社会的制裁。

1924年6月，赵一曼以《请看我的家庭》为题，写了一篇自述体的纪实文章，郑佑之看后十分赞赏她的勇气，立即帮她进行修改，署笔名李一起，推荐去天津《女星》杂志和《妇女周报》。郑佑之还告诉赵一曼，女子同封建礼教的抗

争，是压迫与被压迫，叛逆与反叛逆矛盾的对立，她同封建家庭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斗争，是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接着，郑佑之又介绍赵一曼直接同天津“女星社”的李峙山通讯联系，使赵一曼的反封建礼教斗争同外界妇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8月，《妇女周报》和《女星》分别刊登了赵一曼的文章。《女星》在发表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李峙山署名加的接语，希望读者帮助赵一曼想办法，支持她早日从苦难中解脱出来。赵一曼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读者纷纷写信给《女星》和赵一曼本人，支持她冲出牢狱式的封建家庭。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强大的社会舆论，象洪水猛兽一般冲向囚禁赵一曼的“土围子”，与奋斗的赵一曼对封建礼教形成内外夹攻之势，坚定了她反封建礼教斗争必定胜利的信念，给她增添了斗争的力量和勇气，终于促使赵一曼彻底挣脱了封建礼教和社会恶势力的锁链，离开家庭出门读书，彻底献身革命事业。

四、组会建团，实践长才干

火热的斗争实践，是革命者积累知识，增长才干的首要课堂。赵一曼入团以后，郑佑之进一步从政治上严格训练她，让她投身到社会实践中去，在组会建团的实践中学会并掌握革命的本领。他勉励她同天津河北达仁学校邓颖超联系，运用天津妇女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经验，推动当地女界革命运动。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在进步青年中宣传鼓动，扩展组织，组建团支部。之后，郑佑之又从指导思想方面和具体

工作方面对赵一曼进行帮助。指导思想上，郑佑之在信中告诉赵一曼：找同志，可以在妇女中去找（第一是青年女子要紧）；要找受苦的人，先指出她们痛苦的所在，然后说出免除痛苦的办法，慢慢引导她们上路，不必痴心妄想，去找那些享福的太太、小姐们。在具体工作上，郑佑之耐心引导赵一曼不要盲目和急躁，要分步骤进行，可先成立一个普通的会，不管年老年轻都可以入会，入了会以后，再来慢慢训练，专选那些青年的（劳苦的可以不拘定要年轻）同志加入S y。当赵一曼根据郑佑之的建议，联络了一批人准备正式结团体的时候，郑佑之主动为她们的团体取名叫“妇女解放同盟会”，亲自为她们起草“宣言”和“简章”，并解囊垫支印刷费，还亲手分送各报馆和各同志处。同盟会正式成立后，赵一曼即带领她的同盟会姐妹们，勇敢地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社会实践，维护妇女的权利，改善妇女的地位，增长了妇女自身的社会活动能力。

五、投笔从戎，伯乐举贤才

郑佑之的心血没有白费。赵一曼不但成了一位文思敏捷的才女，而且成为了一位女革命活动家。1926年春天，郑佑之帮助赵一曼离开了家庭，进入宜宾女中读书。她在开学第一堂作文课上，她的一篇《不如归去与炒米糖开水谁的叫声更凄惨》作文，既联系实际，思想性强，又文采出众，当即受到老师赞赏，并作范文在全班朗读。赵一曼由一位不起眼的乡下姑娘，很快受同班同学的青睐。这年夏天，宜宾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仇油运动。赵一曼根据郑佑之的部署，在向市民宣传和阻止洋油上岸时，均走在前面，显示了出色的

组织领导才能。郑佑之对赵一曼的成长感到十分欣慰，打算让她在国民革命中挑起更重的担子。

北伐军攻克武昌以后，党决定在武汉建立黄埔分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面向全国招收男女新生。赵一曼从《新蜀报》上见到招生启事后，主动报名应考。宜宾党团组织根据莲花池省党部指示精神，研究物色人选。当时，有人认为女孩子不能学武，不支持赵一曼报考。郑佑之找赵一曼个别交换意见，赵一曼理直气壮地争辩说“中国古代也有个花木兰嘛！你们怎么歧视一个女共产党员呢？刘文辉、辜勉之昨天还骑在头上压迫我们，今天摇身一变，挂起国民革命军招牌了，奸商李伯衡都是国民党员了，革命不彻底，等于不革命。我要投笔从戎学军事，拿起枪杆子打倒这帮家伙。”郑佑之听了赵一曼的一番话，连连称赞有志气，他认为，宜宾需要她这样的有志青年，党和革命更需要她这样的有志青年，我们应该为国民革命推荐栋梁材，决定推荐她去报考军校女生队。

赵一曼临行前，郑佑之特地约请几位同志为赵一曼饯行。席上，大家都不说话，还暗自落泪。郑佑之没有因为在宜宾城乡进行革命活动的忠实同志和得力助手即将离去而沮丧，他带着微笑勉励赵一曼到了军校后，永远跟党走，学好过硬本领，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赵一曼激动地对郑佑之说：“郑兄多年来培养帮助我，这次出川，一定不辜负党和同志对我的希望，为了中国革命，我愿奉献出我的青春，我的生命。”出发那天，郑佑之因急着办理别的事情，没有赶来送行，他托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赶来江边借送行把自己身边仅有的几块钢洋给赵一曼在路上零用。赵一曼将钢洋紧紧地攥在手里，脑海里又映出了郑佑之的形象。从此，赵一曼

把一切献给党，涉江渡海走天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火炬，为子孙后代照亮了永远前进的征程。



郑致远传

殷文介 倪良端

郑致远，原名郑光第，字绍初，化名郑启文，1919年3月17（农历7月22）日，出生在宜宾县观音镇。

郑致远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祖国的富强，奋斗了40年。1977年1月3日，病逝于宜宾县观音镇卫生院，终年58岁。

清彻秀丽的越溪河，穿过无数的深山丘地，汇集众多的细流沟水，像一条碧蓝的绸带，镶嵌在川南这块美丽富饶的大地上。

郑致远的祖父青年时代从沙沟迁来越溪河下游左岸凤翥山下的庙滩，佃地主范银臣的土地耕种。祖父出身贫苦，由于勤劳俭朴，晚年上升为自耕中农。父亲郑耀廷，承继祖业，兼营糖坊，家业日振，成为家有百石水租的富裕户。

郑致远8岁在本村庙滩入私塾发蒙，继在九鹏咀、东皇殿等处读书5年多。郑耀廷为培养儿子成材，特聘请秀才张用康为子之师，教授《四书》。

郑致远15岁时，告别私塾，进入观音高级小学校，感到新鲜、开朗。课程不只是“之乎也者”，而有自然科学和社会

科学知识。

从观音高小毕业后，郑致远便离乡背井前往威远县静宁寺慈善会所办的儒林学校求学。这里仍读的是古书，郑致远深感枯燥无味，毫无兴趣，中途退学回家。

1936年春，郑致远与同乡同学魏家贵等结伴去成都，考入私立民新中学。从乡下来的郑致远，顿觉豁然开朗，焕然一新。

在民新中学读书期间，学校时常请车耀先来校讲演时事，宣传抗日。车耀先谈吐温文尔雅，富于鼓动性，使郑致远深受感染，产生了对车耀先仰慕崇敬之情，同时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有了初步了解。

1937年秋，郑致远考入成都私立天府高中，时值芦沟桥事变发生，宣传抗战救国的书刊在成都公开发行，郑致远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国内外的大事。特别是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郑致远喜爱阅读。不久，郑致远从上海出版的《抵抗三日刊》上读到陕北大学的招生简章后，即前往车耀先处拜访。当车耀先细心地听完郑致远向往陕北，追求革命的倾诉后，即向他介绍了抗日战争和陕北的情况，鼓励郑致远去延安。

1938年2月，郑致远与同学奚学凯、王润贤、张仲文等，由成都党组织秘密联系，以赴抗日服务团的名义办理了手续，从成都起程去西安，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转关系，先入泾阳县云阳镇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在青年训练班期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4月下旬，徒步去延安。

5月1日，到达延安被编入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第一队学习政治，后据本人志愿，被批准改编入以学军事为主的第